

不屈的家国抗争史诗

闯关东

高满堂 孙建业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宣纸版
第壹卷

宣
纸
版

一
部
不
朽
的
家
国
抗
争
史
诗

闯关东

第
一
部

高满堂孙建业／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闯关东(宣纸本) / 高满堂, 孙建业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I. ①闯… II. ①高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5734号

闯关东 (宣纸本)

作者: 高满堂 孙建业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星

封面题字: 欧阳中石

装帧设计: 河上·刘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扬州文津阁古籍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88×290

字数: 700千

印张: 95

版次: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定价: 560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

9 787506 371209 >

第一部

一八九四年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首起于山东曹州一带的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。一九〇〇年，八国联军大举进攻京津，清政府束手无策，山东、河北等地的义和团奋起保卫京畿。八国联军大败清兵及义和团，攻陷北京城，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。神州大地，飘摇在一片风雨之中……

第一章

一九〇四年，山东章丘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。那章丘本也是人杰地灵之处，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乡，泉水丰盈，景致卓然，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因连年灾害，庄稼绝收，以致匪患横行，饿殍遍野，空旷的田野上，北风呼啸着掠过，让阴沉的天空更显萧瑟。而村庄间简陋的道路上，一群群拖家带口的人推着独轮车向远方沉默又疲惫地走着，他们都是要去闯关东的难民——虽然故土难舍，但是果腹活命是最现实的生活。关外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是良田沃野还是雪域冻土？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，在远方有那么一片广袤的土地，也许能接纳他们，容他们讨一口吃食。

这样的天气里，也许只有少年才能忘了忧愁。朱家峪村朱开山家的院子里便是一派喧闹，家里的老二传武正和三弟传杰甩开膀子摔跤呢。虽然天寒，两人却只着单裤，上身套了件跤衣，一头汗水，脑袋上还冒着热气。传武十八岁，传杰十四，两人身高差一截，但眉眼却相似。又斗罢一回合，两人索性将套在身上的跤衣也啪的一声摔到地上。

朱传武光着结实的上身，抱着肩膀，眯着眼睛对弟弟道：「三儿，来吧，今天二哥教给你第三招，大背跨！」朱传杰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：「二哥，今天就算了吧，我饿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，这肚皮都贴到后脊梁骨了，要玩你自己玩。」

朱传武斜眯起眼睛：「三岁看着吃老相，从小你就是个挺不起胎的主！咱娘惯你，我可不惯你老孩子的毛病，一日三习

武，这可是当年咱爹立下的规矩，虽说咱爹不在家，可这规矩不能改！把眼睛瞪起来，我可要下手了！」

传武说着一侧身一跨步，把传杰背了个大口袋。传杰惨叫一声，好不容易爬起来，道：「二哥，你真下得去手啊！」传武不接话，一个恶虎前跳，把刚站起来的传杰又攒倒在地。传杰火了，跃起来搂住了传武，传武倒乐了：「对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有个老爷们样，咱爹说了：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低头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这功就得练！一辈子不吃亏！上步，掏小袖，侧身贴，腿要进去，腰要用力……背呀，使劲背呀！」传杰呼呼地喘着气，可就是背不动。传武从怀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干菜饼子，放在弟弟鼻子前闻了闻，说：「你要是把我背过去，这块菜饼子给你了。」传杰瞪大了眼：「二哥，给我咬一口吧，咬一口我就把你背过去。」

传武让传杰咬了一口：「背呀！」传杰耍赖道：「再咬一口。」传武把饼递给他：「咬吧。」传杰一边吃着一边说：「二哥，你说大哥能把鲜儿姐娶回来吗？」传武道：「不知道！」传杰道：「我看够呛，到现在娶她的粮食还没凑齐呢……」传武听了皱眉：「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！」

「那天我碰见鲜儿姐了，哎呀，真是越长越俊，嗓子还越来越好听了，说话像唱戏似的……」传杰捏着嗓子学着鲜儿，「三兄弟，你告诉二兄弟，娶我的那天你们俩可要一块儿来啊，你二哥还是那么皮吗？你告诉他，等我过了门慢慢地给他舒舒皮子——二哥，娶鲜儿姐那天你去吗？」

传武挠头道：「我去干什么？」

「去吧，哎，那天你穿什么衣裳去？」传杰说着咽下最后一口饼。

传武眼睛突然直了：「你小子诓我啊，我的菜饼子哪去了？」传杰哈哈大笑：「就着话吃了！」传武一急又把传杰放

倒在地。

屋里传来他们娘的喊声：「你们俩别闹了，进来！」

传武扭着传杰的胳膊进了屋，他们娘眺当眺当摆弄着一台老织布机，对两人道：「你哥去你姥爷家借粮快三天了，也该回来了，街面不静板，你哥俩到村头去迎接他。」两人答应着就要去，又被娘喊住了：「慢点儿，家里快没吃的了，别忘了提着水葫芦，饿了渴了就喝口水，见人嘴勤快点，问一句：见了俺哥没有？」

送走了兄弟俩，当娘的长叹一声，心里又难受地骂了句：死鬼，怎么也该来个信啊！她当家的朱开山去了关东，一走就是四年，没个动静。她是既当爹又当娘，苦累着自己带起三个孩子，幸亏孩子们还争气。可是没料到年成如此坏，眼见家里要断粮，那老三已瘦得皮包骨头，老大又要娶亲，老二还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三个小伙子正是吃饭的年岁啊！

正琢磨着，她未来的亲家、鲜儿的爹谭永庆挑帘进了屋。传武娘忙站起来：「他叔，你来了，坐。」谭永庆道：「顺道，过来看看。」传武娘淡淡一笑：「什么事就说吧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」谭永庆汕汕笑道：「还能有什么事？你家传文和俺鲜儿的事呗。」传武娘锁着眉头：「他俩的事？不都说定了吗？他叔，你还有什么说法？」

谭永庆道：「也没什么说法，就是想看看你们办得怎么样了。连着三年赶上大灾，一拖再拖，咱也拖不起了，俺不急嫁闺女，赶上了也没法子。赶快把他们的事办了吧，鲜儿早晚是你家的媳妇，那些老礼数都免了，可是那一斗小米还是不能免的。」

传武娘笑道：「他叔，赶上这年头谁家有富余的粮食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俺家里的粮食划拉划拉不够一斗。你也不用把脑门子揪着，俺打发传文上他姥爷家去借了，咱两家说好的事就不能变！」

谭永庆忙点头：「那敢情好。按理说遇上这样的灾年不应当娶嫁，可俺们家鲜儿已经等了三年了，你们今年说娶，明年说娶，到底也没娶，原来说等朱开山回来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。唉，俺们也不等了。」

传武娘叹道：「他叔，俺不是不想娶，自从义和团起事儿，俺家里事儿就没断溜儿，哪顾得了这些？你也不是不知道。」

谭永庆也感叹：「唉，怎么不知道？义和团起事儿，朱开山开香堂杀洋毛子闹得轰轰烈烈，朝廷翻了脸要问他的死罪，他倒好，炮蹶子去了关东。跑了有几年了吧？一直没有响动？」

传武娘摇了摇头，爬起身：「唉，这老头子，还不知死活呢。家里也没什么吃的，俺去烧锅水，打点粥给你喝。」谭永庆忙起身：「用不着，俺就是打个招呼催催。你忙吧，俺走了。」说着，人已出了门。

传武兄弟没走远，在村头上就迎上了哥哥朱传文。传文正被一群敲牛骨棒唱着莲花落要饭的乞丐团团围住，乞丐们唱着乞食，这个道：「哎，这个老弟好面善，蟠桃会上见过面，慈眉善目心肠好，咱们弟兄挺有缘。」那个道：「哎，说有缘道有缘，兄弟快来帮帮咱，我们还要往北走，给点吃的救救难，乐善好施有好报，保你有段好姻缘。」另一个道：「媳妇美貌赛嫦娥，多子多福多寿限，披金戴银跨骏马，世世代代做大官。」

传文尽力挣脱着，声嘶力竭道：「你们别缠着俺，俺也饿着肚子呢，俺有急事！」传武、传杰忙过去，推开几个乞丐。传武一把拉住大哥道：「快走，娘都等急了。」传杰看看哥哥焦黄又憔悴的面容，又看看他空空的手，问道：「哥，借的粮食呢？」传文也不搭腔，趁空冲开人群就往家跑，传武、传杰在后头紧紧跟着。

传文一头拱进家门，喊了声「娘呀」，便栽倒在地。传武娘一个高蹦到地上，掐着传文的人中，吩咐跟进来的传武、传杰：「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烧水去！」

喝了娘灌的热水，传文这才悠悠地醒过来，一看见娘在跟前，顿时泪流满面，紧抓住娘的手道：「娘啊，可不好了，俺姥爷和姥娘，他们……」

传武娘焦急道：「快说，他们怎么了？」

「俺走了六十里山路，到了姥娘家推开门一看，俺的娘呀，姥娘一家悬梁自尽了！」

传武娘如五雷轰顶，号啕大哭：「爹呀，娘呀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遇见什么难事了吗？怎么就不能活了？天哪！」传文哭道：「街坊说了，俺舅领着乡亲们吃大户，三天前让人家麻袋蒙头扔进井里了，日子没法过了。」

传武娘哭够了，久久无语，忽地起身就要走。传杰见状忙拉住，问：「娘，你要到哪儿去？」

传武娘擦着泪水：「去你姥娘家，发送发送俺爹俺娘，俺老魏家绝了户了……」她话未说完，悲从中来，哽咽一声，支撑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传文说：「娘，你病成这样了，怎么去呀！再说了，你拿什么发送姥爷姥娘？」传武娘擦干了眼泪：「传文、传武，你们俩到老张大爷家借来快码子，把院里的老杨树杀了吧。传杰，你去请黄木匠，做两口薄木棺材，不能让你姥爷姥娘就这么走了。」传文哭道：「娘，使不得啊，那是你和俺爹留着给自己做寿材的，谁也不能动啊！」传武娘闭着眼睛：「顾不得了，杀！」

打发父母入了土，传武娘大病一场，可再难日子还得往下过。看着三个孩子像霜打了的茄子，连最小的传杰也没了往日的吵闹，她又不禁想起了远在关东的丈夫：关东，关东，关东到底有什么，把人都迷得魔怔，迷得不知音讯，迷得不问家里老小死活。她懂得自己的丈夫，她知道他是能担当的汉子，可是，四年了，念想变成空望，期望变成失望，她已经在夜里流干了泪水。

一大早，传武娘强打起精神，把传文叫到跟前：「传文，俺嘱咐你的那件事办了？鲜儿她爹又来催着迎亲了。」传文苦着脸：「娘，俺跑遍了全村也凑不齐一斗米，家家都揭不开锅，谁家还有粮呀！」传武娘叹口气：「传文，实在没法子了，你去和老谭叔商议商议，少两升米行不行？咱家刮净缸底也就能凑齐八升，委实没有办法了。」

「娘啊，都说好了的事，叫咱办得不利索，俺张不开口呀！」

传武娘骂道：「传文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顶起锅盖？传杰，陪你哥哥去谭家求求情。」传杰挺痛快：「哎，俺去。」

传武娘又气道：「你说你们的死爹，自己闯了大祸，一蹄子蹶到关外，四年了，这个没良心的，直到现在也不来个信儿！都说关东是个宝地，保不准他现在置了房子置了地，牛马满圈，三房四妾，早把咱们娘们儿忘了！你们不信？现在他正喝着小酒打着饱嗝，放着响屁抽关东烟儿，蹲在房顶上风凉呢！」

传杰使个眼色，连推带搯把还要磨蹭的哥哥拽出了屋。传文说：「三儿，这都是说好了的事又变卦了，你说到了鲜儿家俺怎么开这个口？咱家就你念了几年私塾，《诗经》都开讲了，你教教哥。」

传杰撇撇嘴：「嘴长在自己的鼻子底下，怎么就开不了口？你看俺是怎么说的。」他连说带比画，「见了鲜儿她爹，你先作个揖，唱个喏：泰山老人在上，小婿朱传文这厢有礼了。」

传文说：「不妥，不妥，怎么像戏文似的？你别唬俺，俺知道，泰山老大人是称呼老丈人，鲜儿还没过门呢，不能这么说。」

「那你就先作个揖，这么说：老谭大叔，俺奉了高堂老母之命和您老过个话儿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这是没的说的，娶亲纳彩礼这也是老理儿。这不是赶上荒年了嘛，有些事儿得商量着来，俺家满划拉就凑了八升小米，您老就笑纳了吧，赶上好年头俺们一定给您补上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」传杰小小的岁数竟满口的学问。

传文摇着头：「有些话听不懂，你能不能都给变成庄户话？」

传杰也跟着摇头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！算了，你就这样说：老谭叔，俺娘说了，俺家的粮食也见囤底儿了，你就抬抬手让鲜儿嫁过去吧！俺给你磕头还不行吗？」传文一愣：「还要磕头？不行，俺羞得慌。」传杰不屑道：「给老丈人磕头害什么羞？把嫂子舞弄来家是真的。你就照俺说的办，没错儿。」

谭永庆正和一个老汉在家里抽着烟拉呱儿。谭永庆说：「说从前干什么？从前俺家这大门口断过车马吗？别的不说，过年谁家敢在院里搭台子唱大戏？俺家就有那势力，鲜儿还上台扮过角儿，她唱的《王定保借当》没听过还是《小姑娘》没听过？要不是俺拦着不让她唱戏，现在早就成角儿了。」

老汉附和道：「你说你们家当年也是大门大户，怎么就把鲜儿说给朱开山的儿子呢？门不当户不对呀！」

谭永庆道：「不就是看他家的门风好吗？朱开山在咱们朱家镇谁不知道？那也是条汉子，一套八卦拳远近没敌手，锄强扶弱那是有了名的。」

老汉点头叹道：「那倒是。可惜呀，跟着义和团起事儿摊上官司，家也败了。这门亲事不后悔？」

「后悔有什么用？定下来的亲事就是铁板上钉的钉子，要是悔亲还叫俺怎么做人？再说了，鲜儿早就说了，死活是朱家的人了。」

老汉又点点头：「要说鲜儿和传文倒也般配。她一小就跟朱开山学拳脚，武艺不在传文之下，两个孩子好得很。那就把婚事早些办了，闺女留在家里，一年也得不少的粮食。」谭永庆说：「催了好几回了，没跟他们要什么彩礼，就是要一斗小米，过分吗？」老汉说：「要说起来也不算过分。」

「可就这点要求也难住他们了。」

「唉，现在最高贵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粮食，一斗小米可以换回一副好寿材呢。」

谭永庆摇摇头：「俺倒没那么想，是为了贵儿。贵儿定亲了，就是勺子头孙大手的闺女，人家没要彩礼，就是要一斗小米。」

「是啊，这年头眼睛都盯着粮食。」老汉正说着，忽然往远处一指，「哎，说曹操曹操到，你看村头谁过来了？」

谭永庆眯着眼往外一探身，村上传文兄弟俩正往这边走，他一拍腿：「不好，是朱开山的老大和小三儿，空着手，八成是粮食没凑够，俺不想见他们。」说着趑趄着身子出去关了院门。

传文和传杰走到谭家门前，见门扉紧闭，便使劲敲门，敲了半天也无人应声，只闻狗吠。也巧，谭永庆的儿子贵儿恰好回家，见到传文兄弟，问：「你砸俺家的门干什么？」传文忙答腔：「找你爹说话。」贵儿又问：「哎，你什么时候娶俺妹？你快娶吧，你娶不了，俺也娶不了。俺爹说了，你家要是把粮食送来，他立马就给俺娶媳妇。」

传文说：「你爹不想见俺。」贵儿一笑：「俺帮你砸。」说着咚咚擂起门来，「爹，开门，俺妹夫来了！」

蓦地，两块土坷垃落在传文的脚下。他抬起头，只见鲜儿攀在院里的石榴树上冲他笑呢。贵儿也看见了，忙喊：「鲜儿，开门。」鲜儿说：「你一边玩儿去，俺和他说话。」传文道：「是你呀？吓了俺一跳！属猴子的啊？谁家的大闺女爬树？下来，别摔着！」鲜儿笑着：「传文哥，下不了来了！你抱俺下来。」

「你家的门关得紧紧的，俺怎么进去？」

「你不会跳墙进来？」

传文撇嘴道：「俺要是敢跳墙，你爹知道了还不砸断俺的腿？哎，跟你爹说少两升行不行？俺娘就凑了八升。」鲜儿说：「那可不行，俺家就指望这点粮食给哥娶亲呢。」

传杰凑来插嘴逗趣：「嫂子，俺的好嫂子，就别难为人了，你要是过了门儿咱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，要是为难俺哥，等你过了门儿看俺怎么捉弄你！在你碗里掺沙子，给你的花被窝尿得呱呱湿！」

鲜儿乐了：「你敢！到时候俺就把你扒光了，让你睡尿被窝，什么时候把俺的被窝烘干了才放你走！」

传杰坏笑：「睡你的被窝俺哥可不能答应。」

鲜儿说：「好吧，俺和爹说说话，你俩等着。」说着下了石榴树，轻盈地走进堂屋。谭永庆听在耳中，看闺女进来，却一板脸：「鲜儿，你爬在石榴树上和谁说话？越来越不像闺女样了。」鲜儿笑着：「爹，别装糊涂了。他家就有八升小米，你就应承了吧。」谭永庆一拍桌子：「好啊，还没嫁过去就替婆家说话，俺白养了你一场！你去对他说，一斗小米，少一粒也不行！」

鲜儿一吐舌头，又出门爬上石榴树，对门外的哥俩说：「俺爹说了，小米少一粒也不行。」传文着急了：「这可怎么办？这亲娶不成了。」鲜儿道：「传文哥，别急呀，再想想别的法子，你会有办法的。」

「俺有什么办法？就是现拉也来不及呀！」

鲜儿咯咯笑着：「那你就拉金豆子，拿金豆子顶账也行。」说着下了石榴树。传文扒着门缝往院里看，看到鲜儿的一只大眼睛，问道：「鲜儿，不想俺？」鲜儿反问：「你呢？你不想？」传文道：「想，做梦都想。俺梦见你坐着大花轿往俺家走，俺骑着大红马跟在后边，你没羞没臊，偷偷地挑开红盖头看着俺哩。」

鲜儿的眼睛没有了，院里传来她银铃似的戏文声：「忽听门外声连天，想必是哥哥到门前，忙将花针盘绒线，想给哥哥开门门，又怕爹娘来埋怨……」

传文乐颠颠地在外头喊：「鲜儿，你等着，俺叫你唱，过了门儿看俺怎么收拾你！」说着晕头转脑地走了。传杰拉住他：「哥，就这么走了？」传文把眼一瞪：「不走怎么办？人家不开门呀！」

兄弟俩蔫头耷脑地回了家，他们娘问：「传文，回来了？你叔怎么说的？」传文沮丧地说：「俺叔发话了，小米少一粒也不行。」传武娘问：「这话是他亲口说的？」传文说：「叔不肯见俺，门也没让进，让鲜儿过的话。」

传武娘长叹一声：「这可怎么好呢？」传杰学舌：「娘，俺哥净和嫂子说那些没羞没臊的话，哪说正经的了？回来的道上还摇头晃脑地唱戏文，早把你嘱咐的话忘了！」传武娘恨恨地瞪了大儿子一眼：「俺早就知道你哥是块荒料！指望谁也不行。谭永庆这个死倔老头子，俺亲自登门吧。」传杰说：「娘，俺陪你去趟？」

又回谭家，这回院门没锁，传杰娘俩在院门口正犹豫着，鲜儿娘却迎出门来：「哎呀，是老朱嫂子，快屋里进。」传

武娘讥诮道：「你家的门槛儿高，俺能迈过去？」鲜儿娘笑：「把你腚巧的，赶上喜蛛了，会拉丝儿。」

传武娘问：「他叔呢？」鲜儿娘说：「在后院起粪呢，有话跟俺说。」说着把传武娘迎进屋内。

传杰没进屋，见鲜儿坐在院里掐苞米辫子，便凑到她跟前，小声道：「嫂子手真巧，看你掐的辫子，又细又匀，真眼气人儿。」鲜儿笑道：「是吗？你真会奉承个人。等过了门儿俺给你掐辫子，编个好看的草帽。」传杰乖巧地说：「那俺就先谢谢嫂子了。」鲜儿说：「别一口一个嫂子的，还没过门儿呢。」传杰道：「早晚的事儿，这么叫显着亲热。」

传武娘在堂屋里四处看着，说：「看你家，收拾得利利索索，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家。」鲜儿娘说：「没屁放找噎打，有事儿说事儿，灌米汤溜不圆肚子。」传武娘嘎嘎笑着：「你这张嘴，锋快，给刀子不换，鲜儿要是像了你，过了门儿，光一张嘴就把俺娘们零刀割了！」鲜儿娘撇撇嘴：「称上二斤棉花纺一纺，谁不知道你朱开山的老婆子？闹红灯照的时候把你能的，插上鸡毛能飞上天，十个鲜儿也不是你的对手。」

传武娘说：「说笑归说笑，有事要和你们商量。唉，俺答应了，鲜儿过门给你们一斗小米，刮净囤子底儿就凑了八升，没办法，打发传文到他姥娘家借，想是你也有个耳闻……」说着不免又流泪，「唉，轮到咱烧香佛爷掉腚儿。你们家就不能松松口？但凡是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厚着脸皮求你们。」

鲜儿娘的眼泪也簌簌往下掉：「唉，要是撂在过去，一斗小米俺家眼皮子夹不住，可赶上这荒年粮食比金子贵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鲜儿她爷自从抽大烟败了家，俺家的房子地都折腾干净了，鲜儿她哥，就是贵儿，也要娶媳妇了，女方家非要这一斗小米，俺不找你要找谁去？也是实在没法子了。」

传武娘低声道：「就差两升，你们娶媳妇也不能一点血不出，你和他叔再商量商量。」女人家到底心软，鲜儿娘点点

头：「好吧，俺去说看看。你坐这儿等着。」说着出了屋子。好一会儿，鲜儿娘回来了：「她婶子，磨破嘴皮说好了，老头子开面了，八升就八升吧，剩下的两升俺自己想办法。」传武娘握紧了亲家的手，只点头也说不出话，泪又涌了出来。

院子里传杰还和鲜儿热乎乎地说话。传杰说：「嫂子，俺哥是真想你。嫂子，真的！俺哥天天晚上睡觉都搂着枕头，嘴里念叨：鲜儿，哥真想你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过门呀，哥等不及了，哥搂着你好好亲亲。你的嘴唇真红啊，辫子真粗呀，模样真俊呀……」

鲜儿羞红了脸：「净胡说，没羞没臊！」传杰越说越来劲儿：「嫂子，咱不羞臊。你听俺说，俺的书念到《诗经》了，先生开讲了，头一篇你猜是什么？《关雎》。俺背给你听听：『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优哉游哉，辗转反侧……』」

鲜儿说：「别背了，俺听不懂。」传杰说：「不要紧，俺给你讲讲。雎鸠就是斑鸠，说的是河里的沙洲上，一公一母两只斑鸠相好呢，呱呱地叫着，互相引诱。先生说了，此乃兴也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说的是漂亮的大闺女，小伙子紧追不舍……」鲜儿捂着脸：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臊死了！俺不信，先生还说这些？都是你瞎编派。」

正笑闹着，鲜儿娘送传武娘出了门。传杰忙正了脸色，站起来。谭永庆也从院后头转出来，客气道：「她婶儿，这就走呀？」传武娘道：「你也不留饭，不走做什么？」

鲜儿娘冲传杰努努嘴：「看他俩，说得挺热乎。」谭永庆摩挲着传杰的脑袋瓜儿：「这孩子，就是聪明伶俐，性子也绵软，招人喜欢，俺要是再有一个闺女，高低嫁给他做媳妇。」传武娘慈爱地望着传杰：「俺家里没有丫头，就把三儿当丫头养着，书数他念得多，知大知小的。」